

亚非文学丛书



大同江

韩雪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朝 鲜)

大 同 江

韓 雪 野 著

李 烈 曲本进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大同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129 字×30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4 $\frac{3}{8}$ 插图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500册

定价(3)1.35元

亞非文学丛書編輯例言

亞非各國和各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学傳統，千百年来产生过无数偉大的作家及作品。現代的亞非各國进步作家也正在繼承着这一光輝傳統創造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每一民族的精神劳动的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財富。在历史上，它曾成为亞非各國和各民族文学独立发展中的借鑑，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也起过深远的影响。自从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亞非，亞非文学受到了橫暴的摧殘和压抑，亞非各國的文化交流也被迫陷于中断。但是今天，亞非人民已經站起来了，亞非文学必将重現其不朽的光輝，为全人类的进步文化事业繼續作出有益的貢獻。

我社編輯出版这套“亞非文学丛書”的目的就在于系統地介紹亞非各國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使我国讀者通过文学作品的閱讀，了解東方各國人民現在和过去的生活和斗争，以及東方各国文学的传统及其发展情况。

这套丛書目前將以現代作品为主，特别是苏联東方各民族及朝鮮、越南、蒙古反映人民过去的斗争及今天建設社会主义生活的优秀作品，以及一切亞非国家反映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作品。部分古典和現代作品已收入我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書”及“外国現代文学名著丛書”，这套丛書里暫不重复；无比丰富的我国古典和現代作品，全部不包括在本丛書之内。

前 言

韓雪野是当代朝鮮著名的老作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朝鮮劳动党中央委員，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朝鮮作家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和朝鮮拥护和平全民族委員會委員長。他的文学活动与朝鮮無产階級文学的發展有着極密切的关系，他以自己丰富而卓越的文学創作，反映了朝鮮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斗争和社会生活。

韓雪野生于一九〇〇年，出身封建家庭，当他还在少年的时候，便深刻地感到旧势力的桎梏，以后又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破家亡的殘酷景象。因此强烈地反抗封建和仇恨帝国主义的情緒，在他的思想中深深地生了根。

在中学讀書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九一九年“三·一”革命斗争^①，被日本警察逮捕。第二年出獄后，流亡到北京，开始讀到有关社会主义学說的日文書籍，一九二一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系。在此期間，他曾試写長篇小說“先驅者”，这个長篇虽然没有發表，却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

一九二四年回国，担任中学教員，开始写短篇小說，先后發表的有“那一夜”、“飢餓”、“平凡”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了人民貧困生活的悲慘景象和知識分子的苦悶。

① “三·一”是朝鮮人民独立运动紀念日。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人民在汉城展开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参加的有三十多万人，三个月內全国各地紛紛响应，有一百五十万人民投入这个历史性的运动。

一九二五年春天，他辭掉教員的職務，到漢城參加組織朝鮮普羅文學藝術同盟。從此，他走向了新的道路，決心拿起文學武器，為無產階級的鬥爭服務。當時，資產階級的文學流派（包括“達達派”）和無政府主義者等世紀末的思想潮流正風行一時，亂成一團。韓雪野認為對這些濁流展開正面鬥爭、澄清文壇上的混亂思想，乃是無產階級作家們的緊要任務。於是他寫了不少文學評論，給當時資產階級的“純藝術”派作家們以及時而又嚴重的打擊。

一九二六年，作者因生活困難，攜眷遷往中國，想到撫順煤礦當礦工，但一直沒有找到工作。這期間，他在撫順又讀了許多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日文書籍和雜誌。他感到從事祖國的文學革命，必須回國參加實際鬥爭。於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回國，便着手加強當時在日帝鎮壓下幾乎陷於停頓狀態中的朝鮮普羅文學藝術同盟的活動，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起草了新的綱領，並在大會上通過了。從此他就根據這個新綱領的精神，繼續他的創作和評論活動。

當時日本強盜們在他的故鄉——咸興附近的興南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化學工廠，當地農民被驅逐出來，喪失了家園和土地，飢寒迫使他們不得不走進工廠去。韓雪野眼看到這種悲慘的景象，就以這件事為題材，寫了短篇小說“過渡期”和“摔跤”，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迫使農民破產，大批地流入無產階級工人隊伍的過程，同時，在小說里作者也正確地描寫了工人和農民結成血肉聯盟的過程。這些作品，給朝鮮無產階級文學帶來了新的收穫。

這時，作者的視野，不僅注意國內的人民生活，同時也注意到中國革命的發展，他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事件為題材，寫了劇

本“总工会”。以后，又發表了論文，尖銳地抨击了蔣介石的反动行为。

一九三四年，作者因朝鮮普罗文学艺术同盟事件，和二百多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捕，过了將近二年的監獄生活。出獄后，發表了在獄中構思的長篇小說“黄昏”。还發表了短篇小說“錯誤的憧憬”、“那前后”、“工厂地帶”、“黎明”、“人間瀑布”、“秋收后”、“砂防工地”、“交叉綫”和戏剧“轉机”、“跛脚”等作品。作者在这些作品里，揭發了日本帝国主义財閥勾結朝鮮資產階級，以“產業合理化”的名义，向朝鮮工人階級所进行的殘酷压榨，和把大批工人驅逐出厂的事实。同时也描写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斗争。

这时期，作者还積極地展开了評論活动，無情地打击了資產階級的文学和潜伏在無產階級文学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等，并發表了許多有关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評論，还發表了一些研究外国先进文学及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論的文章。

此后，作者又繼續發表了長篇小說“青春期”和“草乡”。“青春期”的内容叙述了一般有良心的、进步的知識分子，从單純的思想运动，走上实际革命斗争的过程。“草乡”尖銳地揭發了日本帝国主义積極准备發動战争的陰謀，同时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民族敗类背叛祖国的可耻罪行。作者又写了不少短篇小說，如“苹果”、“归乡”、“报复”、“泥濘”、“洪水”、“賦役”、“山村”、“种痘”、“波濤”、“杜鵑”、“世路”、“摸索”、“太陽病”、“小狗”、“酒店”、“兒子”、“土地”、“流轉”、“宿命”等，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内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了不屈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作者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斗争经历，写成長篇小

說“塔”，接着又写了“塔”的第二部“热風”。一九四三年又被日本警察逮捕。出獄后，在病中正写着在獄里構思的“塔”第三部和“向日葵”等作品，就迎接了“八·一五”解放。他抱病参加了組織文化团体的工作。

解放后，作者的創作特別丰富，表現朝苏友誼的作品有短篇“帽子”、“兄妹”、“臉”、“汽笛”，長篇报告“苏联旅行記”等。表現金日成元帅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和祖国胜利的作品有短篇“血路”、“凱旋”、“兒童革命团”、“万景台”，長篇“历史”等。表現朝鮮人民反抗李承晚反动統治的斗争和暴露美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作品有“在哨崗”、“击沉”、“歼灭”、“空中勇士”、“通令司令金根秀”、“离别”、“坦克二一四号”、“黄草嶺”、“狼”等。描写解放后农村的新面貌的作品有“成長着的村子”，表現工人斗争的作品有“煤矿村”、“运动会”等等。

这里翻譯的“大同江”是一部長篇三部曲。

这部長篇小說揭露了一九五〇年冬，美帝国主义侵略軍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侵占平壤时的暴行，也描写了在朝鮮劳动党的领导下成長起来的年輕工人們，頑强不屈地展开了地下斗争的事迹。

作品通过对于敌人占領下的平壤一个印刷工厂的描写，表現了青年职工們，在党的领导下發揮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偉大的忘我精神，他們破坏机器，毀掉零件和鉛字，粉碎了敌人妄想和平壤創刊报纸的計劃，并大力展开了宣傳工作，加强了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敌人敗退后，他們又在廢墟上，重新建設了自己的工厂。書中展开了巨大的历史画面，到处充滿了血泪生死的壯烈事迹。敌人丧心病狂地到处毀灭城市，破坏乡村，但朝鮮的

土地是不可征服的，朝鮮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作者深刻地真實地刻劃了在解放戰爭中青年們思想感情的變化，和戰鬥性格的成長過程。我們通過這部作品，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成長的年輕工人們的新的典型。

最後，關於本書主人公占順的性格，附帶作一說明：有人以為像占順這樣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是否可以達到像作品中所寫的那樣的沉着老練、勇敢機智，看來，好像是不可想像的。但據作者自稱：他為了寫這部作品，曾經訪問過幾個印刷廠的工人們，多次地與青年同志們進行過談話，現實本身比起作品里所描寫的還要豐富得多，像占順這樣沉着老練、勇敢機智的青年，在今天的朝鮮是屢見不鮮的，這當然是由於偉大的現實和三年的解放戰爭鍛煉的結果。所以占順這個人物及其戰友們，是有着很廣大的代表性和現實意義的。

本書第一部是李烈翻譯的，第二、三部是曲本進翻譯的。

譯者 1957年6月

第一 部

空無回音的牡丹峰和默默無聲，令人伤感的大同江，現在又被暮色所籠罩，顯得是这样的淒涼！

但占順覺得，那沉默的山峰和啞啞的江水，恰像自己今天的心情。

現在，占順又回想起今年夏天曾發生過的一樁愉快的事情——那一天，蔚藍的天幕上，飄浮着棉絮般的朵朵白雲，就連燕子也都想流連一會兒，可是這時候，一架傲慢的美國飛機，正是在這條江的上空，拖起一道漫長的黑煙，筆直地墜落在牡丹峰后面的山麓下。它是被人民軍的高射炮擊中了的。

躲避在江畔的人們和那正在垂釣的白髮蒼蒼的老人，也都仰望着天空，不禁歡呼起來。這時候，大同江的上空，又閃現出一個白團，好像磕頭似的慢慢地、搖搖晃晃地掉了下來。

那是一個美國空軍軍官，他的部下都死光了，只剩他一個人乘着降落傘，向我們乞命來了。那傢伙剛剛飄過綾羅島，就落在興富后面的山上。

美國強盜的飛機，在這個城市的上空任意橫衝直撞的，令人氣憤的日子，再也不會回來了——我們年輕的高射炮手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收復了祖國的領空。

所以那时候，孩子們都愛唱不知由誰編出來的一首歌謠，

哈哈！四引擎的B—29，

拖着尾巴晃着火，

栽下來了。

為什麼？因為

碰上那十七歲的人民軍高射砲手，

.....

啊！多么惊人的發展！从前我們的祖先用弓箭消灭了乘着美国軍艦“舍門号”侵入大同江來的海盜^①，如今，他的英雄的后裔，又粉碎了美国的空中强盜，保衛着祖国美丽的天空。

占順走过了大同江桥的人行道。当她走到对岸十字路口广场的时候，忽然感到全身抖顫。因为她听到了那挂在電綫杆上的敌人的扩音机，發着令人噁心的声音。

“真討厭！……什么时候才不再听見这鬼声音！”

占順好像要把那刺耳的声音全都傾倒出來似的，不断地搖着头，走进了通向自己家里的一条黑黝黝的小胡同。她漸漸离远了被美国兵蹂躪着的大街，走到越来越黑的地方的时候，心里反而覺得是走进了光明的世界。

美国兵剛闖进来的时候，电灯、收音机……全都没有。后来据說是来了什么裝有發電机的軍艦和卡車，乱吵了一陣，总算勉

① 一八六六年八月，美国强盜普列斯頓率領蒂凶威尔遜、陶瑪斯等，乘美国軍艦“舍門号”，以海盜行为侵犯大同江，想偷盜朝鮮历代帝王陵墓的殉葬物。当“舍門号”駛抵大同江口的时候，朝鮮官方阻止它的进港，但海盜們不顧这善意的阻止，于八月二十一日侵入平壤附近，掠夺兩岸住民财产，搶劫往来于大同江的民船，杀害無辜百姓。因此人民奋勇抗击，九月二日，“舍門号”終於受到朝鮮人民的正义制裁，被消灭在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上。

强有了电灯。可是在占順看来，那些灯光，却好像是惡魔的眼睛那样令人憎惡。

不久以前，这条街上，白天还遭受过敌人残酷的轟炸，夜間，不論是什么地方，在室外都看不到灯光。可是，她却怀恋着那些日子。

……那时候，工厂、同志們、以及这条大街……还是屬於我們的。而且人們在那里，日以繼夜地进行着斗争！

就这样，战士和市民們，为了保衛祖国，在硝烟里，在無比的憎恨里，一天比一天頑强起来了。

人民軍响亮的高射炮声，那些冲破黑暗疾馳着的火車和汽車，那所有人們的像鉄水般滾燙的心臟……还有始終站在人民前面、領導人民走向胜利的偉大的領袖！……这一切，都宛似黑暗里的太陽，在这条街上看得很清楚。如今呢，人們却在敌人昏暗的灯光下，过着陰森恐怖的日子，敌人的咆哮声，撕裂着人們的神經，敌人的飞机把这个天空当作自己的，不分晝夜地橫行無忌。

“可是，这条街，絕不会屬於敌人！”

占順不禁用力地把头搖了一搖。同时，她又覺得耳边有許多同样的声音在回答她。

当她跨进被炸彈震得几乎要倒塌的厨房的时候，母亲正坐在灶头縫补着占順的破襖衣。

“哦，孩子，你才回来啊！”

母亲看見占順的剃光了的头，和那滿臉都是煤灰的模样，心里倒覺得踏实了一些。乍一看，她真像一个当長工的小伙子。

“媽，您吃飯了嗎？看您，又是捱到这时候還沒吃飯。”

占順感到自己对母亲說話的时候，仍然不自主地發出自己

原来的腔調，于是放寬了嗓門，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像男子那样宏亮。

“唔，我倒不餓，可是飯都涼了。”母亲伸手把擱在鍋灶旁边用棉被盖着的飯碗摸了一摸，放到占順面前說：

“你快吃吧，餓了吧？”

最初，母亲看到占順剃光了头，穿上打着补釘的男子工作服，臉上抹了煤灰，推着無烟煤的小車走出去的时候，她頓時好像喉嚨里憋住一口气那样难过。

“都是那些該死的畜生！……”母亲捶着胸，忿忿地說。

自从敌人进来以后，占順就换上男人的服裝，打扮成一个搬运無烟煤的脚伢了。

当她最初遇見野兽似的美国兵时，不知應該做些什么，觉得前途有些茫然了。可是，这条街上的人們，还没有走光，于是，那寻找同志的眼睛，开始像黑夜的繁星一样閃灼起来。不久，她遇見了她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一起在寺洞煤矿当过矿工的德俊。从前他們是鄰居，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

解放以后，德俊搬到从前日本鬼子住过的煤矿宿舍去了，因此他們的来往，也就多少疏远了些，可是每当他們遇見，仍旧像往日那样的亲切。尤其是敌人剛剛进来的时候，占順头一次遇見他，就好像碰見了自己去世的父亲那样高兴。从那时候起，占順就听从他的主張，决心当一个搬运無烟煤的脚伢；剃光了头、穿上男人的衣服，說話、走路，也模仿着男人。

这样一来，最初似乎十分尷尬、可笑，見着人不好意思，总是不自主地要低下头来；走起路来兩条腿也像要扭在一塊兒似的那样不自然。可是，随着時間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些苦难的日子反而使她鼓起了勇气和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起来了。

当初，母亲难过得真不忍心細看她那副扮相，可是日子一長，后来也就看得順眼了。按照一般十八岁的孩子來說，她的个子比較小，但是長得却很結实，在那抹上煤灰的臉上，炯炯有神的一双眸子似乎也越来越显得有精神了。

“姑娘兼兒子！”

这是母亲开始时的想法。因此，現在看着占順的时候，就会涌出一股新的力量和希望来。

“孩子，你累了吧？”母亲問她。

占順一边摘下沾滿了煤灰的工作帽，一边摸摸头說：

“不累。这样一打扮，不論走到哪里都觉得踏实，誰也看不出来。那些小子們，頂多也就看看我个工作帽。”

她說着，把帽子甩去，用手撫摸着自己的腦袋。她那圓圓的臉蛋和細長的眼睛，越發使母亲觉得無限可愛和可靠了。

的确，直到現在，母亲可以說一直是望着她那从不知道憂愁和失望的眼睛，熬过了漫長的岁月。占順無論在什么时候，都用微笑的眼睛来回答她的母亲：

“媽，您放心，总会有办法的。”

就这样，母亲依靠着女兒，女兒依靠着母亲，相依为命地度过了这苦难的历程。

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为了生活，逼得她不得不把在小学还没有畢業的女兒，送到印刷厂里去工作。解放以后，占順仍旧在那里工作，生活逐漸好起来了。有时，占順也抽工夫看看書或写点东西。于是母亲心灵深处的那种無可慰借的旧痛，也就开始慢慢消散了。

虽說人們說的話，平常总要打一些折扣，可是一說到占順的口才和能力，別人都說她比上过中学的孩子还要强得多。这点，

她是完全相信的。

貧窮的鄰居們都羨慕她——“自己掙吃掙穿，又不耽誤學習。”的確，當占順在街道小組會上，站在一些老年人和成年人的面前，用十分流利的口才，滔滔不絕地講述道理的時候，鄰居們都聚精會神地望着她，母親也因此常常帶着笑臉，得意地說：

“所以我們都說解放好嘛！”

占順有時在小組會上給那些不能到劇場聽戲和看電影的婦女和老年人講述蘇聯的電影，或是給他們講“虹”和“卓姪”等故事。

美國鬼子發動了戰爭，尤其是敵人佔了這條街道以後，黑暗的日子也給她們母女的生活上帶來了陰影。可是，自從占順出去當了無煙煤搬運腳伕之後，那種郁悶的心情，才慢慢地開始消散。也不知道為了什麼，她在這樣的生活里卻反而有了新的力量。

實際上，因為占順做了無煙煤搬運腳伕以後，開始受到了新的鍛煉。她相信德俊，並慎重地接受了他的指示。同時，她也似乎覺察出來德俊現在擔任着重要的秘密工作，並且認識到他所指示她做的工作，事實上在他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力量在領導着。所以占順下了決心，一定要把交給她的任務完成。她認為這是一種驕傲。

她遵照着德俊的指示，開始了切斷敵人電話綫的工作。她着手做這個工作以後，不知不覺地也對自己有了信心。事實是這樣：她事先看好電話綫最多的地方，一到夜里，她使用挖煤的鐵鍬偷偷地把它們切斷，把“保護綫”的兩頭彎成小鉤，然後把它們互相再鉤起來，這樣使敵人很難找到切斷的地方。隨着這件工作的熟練，她的膽量也逐漸大起來了。

母親當然不知道她現在所做的這些事情，但從她那充滿着

希望的臉上，母親得到了更多的安慰。

占順照着德俊的指示，又開始了貼壁報、撒傳單的工作。她每逢把這件工作做好以後，第二天清早推着煤車出去，見到許多人圍着看自己所貼的壁報，心里就涌起了一股力量；這時，她完全被一種視死如歸的年青人的熱情所佔據了。

這一切，很快就把她鍛煉得更堅強起來了。

占順的膽量逐漸地大起來，她有了不管在任何困難的環境里也能活下去的生命力。這種自信也使母親更安心了。

有一天，占順看見李承晚匪軍，在美國憲兵的監督下，重新安裝電綫。他們沒有辦法發現電綫被切斷的地方和切斷後再銜接的斷頭，因此只好撤換全部原有的電綫，再重新架設。

李匪軍的工兵們互相埋怨着說：

“這一定是收買破爛的小販們搗的鬼，偷着先割掉一頭，使我們不能用，等我們一撤掉，他們好來收買便宜貨，再用高價賣出去……他媽的，非得收拾一下這些小子們不可！不然，至少也可以弄到幾杯酒喝。”

“咱們部隊長被美軍司令部傳去罵得眼珠子都要跳出來了。人家說電綫都叫國防軍割去賣了。”

李匪軍們一面嘟囔着，一面干活。占順看到那些給美軍當奴僕的畜生，反過來想想自己的工作，不由得驕傲起來。

當天晚上，占順對母親說：

“媽！哪兒也找不到像你這樣好的媽媽。”

占順撒嬌似地微笑了。這是她對親生母親的一種真誠的感激。

母親自然不會理解得那麼深刻，然而，當看到她那充滿自豪的眼光的時候，內心委實感到舒暢。

有一天，占順推着煤車，路過郵局前面，猛地瞥見了一個驚人的場面。這一瞬間所發生的事情是她無論如何也意想不到的。

從前的國營百貨商店——現在變成敵人憲兵隊部的四層白洋房的二樓上，突然，當啷一聲，接着，飛也似地跳下一個人來。那人着地以後，稍微停了一下，撒腿就跑掉了。究竟從哪個胡同溜掉的，就沒法再知道。可是，在那個人的踪影消逝以後，他那敏捷的姿態和動作，仍然很鮮明地浮動在占順的腦海里。

從他戴着手鐐的情形判斷，無疑是被敵人逮捕了的。果然，片刻之後，一個戴黑眼鏡的美軍憲兵軍官，由那青年跳下來的玻璃窗里探出半个身子，發瘋似地亂射了一陣手槍。接着一個李匪軍的憲兵軍官也從他旁邊探出頭來，亂揮着手里的牛皮纏着鐵絲的鞭子，沒命地叫喝：

“逮住那小子，那小子……”

這時候，占順立即猜到一定是那個青年在被拷問的時候，击倒了敵人，撒腿跳下來的。李匪憲兵軍官用左手捂着眼睛，美軍憲兵軍官用手揉着胸口，呲牙咧嘴地嚷着。

根據這些情況，占順可以想像到，那個青年跳下來以前的行動——他准是先用戴着手鐐的雙手揍在一個李匪軍的臉上，接着又一脚踢在一個美國鬼子的胸膛上；隨即冲破玻璃窗跳下來的。她一想到那青年敏捷而勇敢的行動，就好像是自己曾經干過的事一樣，不由得全身抖動起來。痛快，真是痛快！

過了一會兒，美李匪軍的憲兵像一群狼似的，亂嘈嘈地從二樓涌下來，紛紛向大小胡同追去。

這時候，人們不約而同地都涌到街上來，用會意的眼光互相探望，湊在一起耳語着。

他們都露出痛快的樣子，好像看見了他們早就等待着的事